



拾玉鐲

京劇

△

△

△

△

4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64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統一書号:10070·200 字数3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7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5,500册

定价(7)0.07元

前 記

少女孙玉姣在門外刺綉，正遇青年傅朋路过，二人相見，彼此爱慕，傅朋故意遺下玉鐲一只，以为表記。孙玉姣拾鐲时，被她的邻居刘婆看見，刘婆就到了孙家，开了一陣玩笑，然后表示願为傅、孙二人成全亲事。

此剧原是京剧《法門寺》中的一齣，以其表演艺术上的特殊成就而独立出来。这次主要改动刘婆的身份、性格。刘婆原是媒婆，現改成了一个善良風趣的老媽媽。在表演提示上和个别詞句上也有所修改。

剧本是由蕭長华先生与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处田淞共同整理的。

孙玉姣 (上,引)愁鎖双眉头,終日里,悶悶悠悠。(詩)

閑中習刺綉,寂寞困春愁;

心事难出口,見人面帶羞。

我,孙玉姣。不幸爹爹去世,母女二人飼养雄鷄为生。母亲好善,今早往普陀寺听經去了。家中剩我一人,心中煩悶,不免針黹散悶便了。(取針綫筐籠,穿針引綫,刺綉手帕,(唱南椰子)

孙玉姣坐草堂悶悶不乐,

女兒家为甚么愁慮偏多?

閑无事独自里針黹綉作。

鷄叫,孙玉姣忽然想起尙未餵鷄,出屋門,开柵栏門,轟鷄至大門外,餵鷄;然后搬椅子到門外,繼續做活。

孙玉姣 (接唱)門兒外好春光日暖風和。

傅朋 (上,接唱)散步兒打从这孙家門过,

傅朋、孙玉姣对望,孙失神扎手。

傅朋 (接唱)見一个美大姐貌似嫦娥。

哎呀且住!看那旁有位大姐,生得十分美貌。此处乃是孙媽媽的門首,想必她就是孙媽媽之女。本当与她交言,怎奈不好啓齿,这……便怎么处?(想)有了,聞得她家慣养雄鷄,不免假意买鷄,也好与

她交言。——啊大姐，小生有礼了。

孙玉姣 还礼。

傅 朋 請問大姐，此处可是孙媽媽的府上么？

孙玉姣 正是。君子高姓，为何問起家母？

傅 朋 口称家母，莫非是孙大姐？

孙玉姣 不敢。

傅 朋 小生傅朋，就在后街居住，聞得你家慣养雄
鷄，特来买鷄一用。

孙玉姣 雄鷄倒有，只是我母亲不在家中，使我难做交易。

傅 朋 哦，既然令堂不在家中，我只好往別处去买。

孙玉姣 是啊，往別家去买吧。

傅 朋 如此，我告辞了！

孙玉姣 不送了！

傅 朋 告辞！

孙玉姣 慢請吧！

傅 朋 我告辞了！

孙玉姣羞笑不語。

傅 朋 (唱南梆子)

我与她虽同乡未曾会过，

怎能够与此女結成絲蘿。

孙玉姣搬椅欲进門，傅朋發觉自己适立在門口，急讓
开路；孙玉姣进門，关門。傅依依不舍离去，孙又开門，对
望，孙羞，掩門。

傅 朋 (笑)哈哈……(接唱)

只見她眉目間傳情于我，

猛然間想起了袖中玉鐲。

哎呀且住！看这大姐倒也有意于我，我母亲贈我玉鐲一对，不免留下一只，她若拾去，这婚姻可成也！（接唱）

展衣袖故意兒玉鐲失落。（放鐲于地，想，敲一下門，下。）

孙玉姣開門望看，四下无人，忽然踏着玉鐲，寻思，欲拾又止，数度犹豫，進門后复回头看玉鐲，終拾起。

刘婆、傅朋分上；刘婆在远处窺視。

傅 朋 大姐！

孙玉姣急放鐲于地，羞，跑進門內，关门。

刘婆、傅朋分下。

孙玉姣又開門，两边望看，踢勁鐲子使之靠近門口，然后故意遺落手帕蓋上，拾鐲，戴在臂上。

傅 朋 （上）大姐！

刘婆暗上，窺視。

孙玉姣 拿了去！拿了去！

傅 朋 送与大姐！（接唱）

回家去稟母亲央媒說合。

孙玉姣 拿了去，我不要！

傅 朋 送与大姐！

傅朋、刘婆分下。

孙玉姣 你拿了去吧！（見傅朋已去，進門，欲关门，想起

鷄尙在門外，又出來將鷄蟲回，美好門，欣賞鐺子）好东西，好东西呀！（下。）

刘 婆 （上）妙哇！（唱西皮搖板）

他二人傳情事被我看破，

这內中缺少个人來說合。

我，刘婆。剛才看見傅朋和孙玉姣眉目傳情；傅朋哪，又弄了这么只鐺子，丟在孙玉姣門口啦。他們俩人倒是彼此有意，可惜“中間无人事不成”啊。玉姣那个姑娘也跟我挺好的，就是她媽媽糊里糊塗的，也不給閨女張罗个主兒，这件事情偏偏又叫我給撞上了，我要是不管，怪对不起姑娘的。哎，都是这边溜的老街坊，我閑着也是閑着，不免前去給他們俩人成全这檔子好事，有何不可！啊哈哈……呦，酸了我的牙了。（唱原板）

孙玉姣拾玉鐺我已窺見，

思想起好叫我笑破牙关，

似这等好姻緣我焉能不管，

来到了她家門首手叩門环。

開門哪！（敲門。）

孙玉姣 （上）是哪个？

刘 婆 听了！（接唱）

我是那姓刘的人將你來看。

孙玉姣 哦，刘媽媽來了！待我与你開門。

刘 婆 好孩子，快開！

孙玉姣 哦！（藏鍋。）

刘 婆 开門哪，快着呀！你干什么呢？

孙玉姣 是，来了！（将鍋藏在右臂袖中，开門）媽媽在哪里？

刘 婆 我在这兒哪！

孙玉姣 媽媽請到里面坐！

刘 婆 走哇！

孙玉姣 請哪！

刘 婆 走着！（进門，寻鍋。孙玉姣进門。）

孙玉姣 媽媽你看些什么？

刘 婆 （假做四下觀望）姑娘啊！（接唱）

問一声你母亲可在家园？

孙玉姣 往普陀寺听經去了。

刘 婆 怎么着，这个老婆子又到普陀寺听經去了？姑娘啊！（接唱）

留下了你一人有誰來陪伴？

孙玉姣 也是女兒命該如此！（假哭。）

刘 婆 （接唱）這句話問得她珠泪不干。

孙玉姣 媽媽請坐。

刘 婆 坐着。

孙玉姣 媽媽好？

刘 婆 我好；姑娘你好哇？

孙玉姣 我也好。

刘 婆 真格的，你媽上哪兒去了？①

孙玉姣 方才说过，往普陀寺听经去了。

刘 婆 怎么着，又上普陀寺听经去了？唉，可怎么好，这老婆子好听经，爱念佛，家里头留这么个大姑娘，她也放心！啧啧……呦！姑娘梳的好头哇！

誰给你梳的？是你媽给你梳的吧？

孙玉姣 我自己梳的，可好哇？

刘 婆 怎么着，自己梳的？我們姑娘自己会梳头了，我可得瞧瞧。

孙玉姣 梳得不好。

刘 婆 挺好的，挺光溜的！

孙玉姣 不好。

刘 婆 (突然)呦！你瞧这朵花怎么戴歪了？

孙玉姣 在哪里？(以左手整头。)

刘 婆 那边！

孙玉姣 (急以右手整头，露出鑷子。)

刘 婆 露了白了！

孙玉姣 (急藏右手。)

刘 婆 啊姑娘，你刚才那么一整头，胳膊上露出了那么一个雪白的东西，那是甚么呀？

孙玉姣 (伸左臂)没有甚么。

刘 婆 撑了，我說的是那只。

孙玉姣 媽媽問的是这个么？

刘 婆 啊！那是甚么？

孙玉姣 乃是一只玉鑷。

刘 婆 玉鐲子？你瞧媽媽活了这么大，没看見过玉鐲子是怎样。摘下来，給媽媽我瞧瞧！

孙玉姣 不看也罢。

刘 婆 我开开眼。

孙玉姣 没有甚么好看的。

刘 婆 喝！瞧还瞧掉了你一塊嗎？我又不要你的。

孙玉姣 媽媽当真要看？

刘 婆 啊啊，我开开眼。

孙玉姣 待我取下来。（摘鐲，故作摘不下来。）

刘 婆 慢着点，口紧，可別掰了！（孙摘下鐲子）喝，可不容易，摘下来了。（假做沒接着）哎呦！

孙玉姣 （惊）媽媽小心些呀！

刘 婆 不碍的，砸不了你的心尖子！（欲出屋門。）

孙玉姣 哪里去？

刘 婆 我到院里瞧瞧去。

孙玉姣 我跟随媽媽前去。

刘 婆 呦！你瞧你这小心眼勁兒的！街門还关着呢，我跑不了！（看鐲。）

孙玉姣 媽媽，可好哇？

刘 婆 好，好！（还鐲）戴好了吧！姑娘，可不是媽媽我不开眼，媽媽我常上你們家来，跟你媽一塊兒談心說話，姑娘你桌上桌下斟茶倒水地伺候我們老姐兒倆，我怎么沒瞧見過姑娘戴这只鐲子？真格的，这只鐲子是打哪兒来的？說給媽媽我听听。

孙玉姣 (犹豫) 媽媽要問此鐲的来历么?

刘 婆 啊啊!

孙玉姣 待女兒說与媽媽听。

刘 婆 对了, 說給媽媽我听。

孙玉姣 (考虑) 是我在門首習針黹……

刘 婆 怎么着, 你在門口做活来着?

孙玉姣 无意兒拾来的。

刘 婆 无心中檢来的?

孙玉姣 正是。

刘 婆 媽媽我成天長在街上, 我怎么就撿不着哇?

孙玉姣 你没有那个时气!

刘 婆 我哪兒比得了你呀! 哈哈……(翻臉) 不对!

孙玉姣 是哪里来的呢?

刘 婆 怕是有个年輕的君子送給你的。

孙玉姣 住了! 想这样好东西, 哪个白白地送我不成?

难道你看見了么?

刘 婆 没看見我还不說哪!

孙玉姣 如此, 你与我說! 我母亲不在家中, 与我女孩

兒家胡言乱語, (端椅) 真真豈有此理! (擗椅。)

刘 婆 有的! 好孩子, 媽媽好心好意来看你, 你倒擗

打起来了。有你擗的, 没我擗的? 媽媽我也会擗!

(假擗椅) 姑娘啊! (唱原板)

那人兒与你家相隔不远。

孙玉姣 他是哪个?

刘 婆 我知道呀！

孙玉姣 你与我講！

刘 婆 你听着吧！（接唱）

他名兒叫傅朋青春少年。

是个小白臉兒！

孙玉姣 我不曉得。

刘 婆 你听着！（接唱）

假意兒买雄鷄你那里穿針引綫。

对不对？

孙玉姣 哪有此事！

刘 婆 怎么，没有？

孙玉姣 没有，没有！

刘 婆 你听着吧！（接唱）

故意兒将玉鐲失落在門前。

是这么回事不是？瞞到我这兒来啦！（接唱）

我在那大树后亲眼看見。

孙玉姣 你看見甚么了？

刘 婆 我全都看見了。不信，我照样学给你瞧瞧。要說在院里头，我没瞧見；就說这一開門，你看你那个样兒！（学孙玉姣開門）接着門縫我先瞧瞧，左一瞧，右一瞧，四下里没人。是誰打門呢？是藏起来了？我到那边瞧瞧去。（学孙玉姣踏鐲）呦，呦，呦，我的媽呀！这是甚么东西硌了我的脚了？一只玉鐲子！是打哪兒来的？我明白了，是那个君子临走的

时候送给我的。这，啊，啊，哈哈……这个镯子可爱死我了，既是送给我的，我捡起来。呦，怪害臊的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家去。（学孙玉娇回头望镯）我为甚么不要哇？四外一看，没人。噫，我捡起来吧！（学孙玉娇拾镯）刚戴在胳膊上，人家本主来了。

“啊，大姐！”“拿了去！我不要！”是这样不是？姑娘啊！（接唱）

还不将真情话对我实言！

好孩子！跟我使这一套，还瞒得了我！趁早给我说实话！

孙玉娇用手绢打玉镯。

刘 婆 你打它干甚么？别捡好不好！

孙玉娇 啊，妈妈！

刘 婆 甭理我！

孙玉娇 （暗恨，但无可奈何）喂呀，妈妈呀！（哭，跪下。）

刘 婆 刚才妈妈学的像不像？

孙玉娇不語。

刘 婆 这么办吧，咱们摇头不算点头算。

孙玉娇摇头。

刘 婆 啊？

孙玉娇点头。

刘 婆 “老羊灯”②跟我点起头来了。得了，起来吧！

孙玉娇 妈妈无有气了？

刘 婆 我哪兒那么大气呀！

孙玉姣 多謝媽媽！（站起。）

刘 婆 嗯！

孙玉姣又跪。

刘 婆 （攙起孙玉姣）哎呀，宝贝呀！别害怕，媽媽我跟你鬧着玩哪！

孙玉姣 媽媽請坐。

刘 婆 坐着。你早跟我說好不好？省得叫我費这个事。你放心吧，你們这檔子事全包在媽媽我的身上了。

孙玉姣 （急忙）多謝媽媽！

刘 婆 哎呦哎呦！（羞孙玉姣）他给了你这只鐲子，你有甚么心爱的东西，拿出来交給媽媽我給他送去，叫他到你們家来提亲，你們这件事情不就成了嗎？

孙玉姣 我家貧寒，哪有甚么稀罕的东西送与他呀？

刘 婆 是啊，貧寒人家，哪有甚么稀罕东西。姑娘，刚才你們在門口兒見面的时候，你綉的那是甚么呀？

孙玉姣 乃是一方手帕。

刘 婆 （拿起手帕）綉得真細呀！就拿这个送給他 就挺好。

孙玉姣 就依媽媽。

刘 婆 哎，就这么办罢，我走了。

孙玉姣 媽媽此去，几天回音哪？

刘 婆 几天給你回信呀？这么办，半个月吧！

孙玉姣 多了！

刘 婆 七天。

孙玉姣 还多。

刘 婆 还多？干脆三天！

孙玉姣 哦，三天么？

刘 婆 你还等得及等不及呀？

孙玉姣 媽媽去吧！

刘 婆 我走了。

孙玉姣 正是：媽媽此去要謹言，

刘 婆 不必叮嚀再而三；

孙玉姣 但願媽媽早回轉，

刘 婆 管叫結成并蒂蓮。

刘婆出門，孙玉姣欲关门。

孙玉姣 媽媽此去几天回音哪？

刘 婆 三天哪！

孙玉姣 哦，三天！

刘 婆 我走了，好好地看着家！

孙玉姣 (关门又开)媽媽……

刘 婆 三天！

同笑。刘婆下，孙玉姣关门下。

——剧終

- ① 中国京剧团在此处表演上加以丰富，与蕭長华先生本略有不同，茲录下以供参考：

刘 婆 啊，姑娘，媽媽走得怪渴的，你給我倒碗茶来喝呀。

孙玉姣 媽媽稍待。

（孙下。刘寻鐲子。孙捧茶上，很不自然地縮着右臂。）

孙玉姣 媽媽請茶。

刘 婆 謝謝姑娘。（飲茶）呦，姑娘梳的好头哇！誰給你梳的？不用說是你媽給你梳的。

孙玉姣 我自己梳的。

刘 婆 怎么着？自己梳的？自己会梳头了，我可得瞧瞧。梳的挺好，挺光溜的。

孙玉姣 不好。

刘 婆 挺好嘛。呦！你瞧这朵花怎么戴的？都快掉了！

孙玉姣 在哪里？

刘 婆 在这兒哪！

孙玉姣 （以左手整花。）

刘 婆 （失望，故意另找話說）真格的，你媽上哪兒去了？

孙玉姣 方才說过，往普陀寺听經去了。

刘 婆 怎么着，又上普陀寺听經去了！这老婆子淨去听經念佛，家里剩下这么个大姑娘她也放心。（忽然）哎，你头上怎么一个虫兒呀！

孙玉姣 啊！（急用右手摸，露出玉鐲。）

刘 婆 露了白哩！——姑娘，你一抬手，胳膊腕兒上露出那么一个雪白的东西，那是什么呀？

（以下婆孙玉姣白：“乃是一只玉鐲。”……）

- ② “老羊灯”为北京兒童玩具，牵行时，不住点头。